



审美趣味的变迁

Shenmei Quwei de Bianqian

范玉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83-0

15

2006

审美趣味的变迁

Shenmei Quwei de Bianqian

范玉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美趣味的变迁/范玉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301 - 10804 - 4

I. 审… II. 范… III. 审判评价 - 研究 IV. B83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4314 号

书 名: 审美趣味的变迁

著作责任者: 范玉吉 著

责任编辑: 顾妙恩 朱 彦 王业龙

标准书号: ISBN 7 - 301 - 10804 - 4/C · 04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 law@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3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唯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

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前言

本书的任务仅在于描述：描述两个文学幽灵跨越几个世纪的门槛，从西方走到东方的故事；描述东、西方各国作家怎样出于对人类（首先是知识分子）某些重大精神命题的共同关怀，按照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自己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个人精神气质的特点，一面接受前人思想、艺术成果，一面又丰富与发展前人的思考，有如思想与艺术接力棒的相互传递，共同创造了两个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的故事。正是这一充满迷惘、痛苦与生命活力的创造过程，把生活在截然不同时空里的几位世界级艺术大师、思想家——从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到中国的鲁迅，以及他们周围的一大群作家、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将是我们考察与描述的重点，这自是不言而喻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愉快的精神漫游^①。在旅途中，我们会随时提醒读者注意各种饶有兴味的思想与文学、文化现象；同时也将留下许多引发思考的矛盾与问题，这是我们

^① 在本书将一再提到的《哈姆莱特与堂吉珂德》的著名演讲里，屠格涅夫曾提到：“歌德说过，‘谁要理解诗人，就一定要进入他的领域’，散文作家是没有任何权利这样要求的；但是他可以希望他的读者（或听众）愿意和他一同漫游——在他的探索中结伴同行。”

2 丰富的痛苦

无力、也不打算解决的。除此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奢望:读者在审视本书中将要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巨人与凡人的同时,也重新“认识你自己”。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的再创造是永无止尽的,我们都应该是参与者。

准备好了吗?——请上路吧。

作者小传

钱理群,1939 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 天地玄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话说周氏兄弟》、《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走进当代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语文教育门外谈》等。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趣味与审美判断的早期联系	5
第一节 “趣味”释义	5
第二节 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对感官的认识	7
一、感觉对认识世界的作用	7
二、感觉相对主义者普罗泰戈拉	8
三、苏格拉底对感官认识的排斥	10
四、经验论思想的产生	11
第三节 柏拉图对趣味的否定	13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对趣味的有限度肯定	17
第五节 味觉和审美判断的早期联系	21
一、对人的发现和肯定	22
二、表达个人性的出现	28
第六节 “趣味”作为审美判断术语的早期使用	32
第二章 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趣味标准	39
第一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确立	40
一、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奠基者培根	40
二、霍布斯的相对主义趣味观	42
三、经验主义趣味观的哲学基础:洛克的 《人类理解论》	44
第二节 经验主义趣味理论的初步建立	46
一、植根于内在感官的趣味	47
二、哈奇生:趣味的先天基础	49
第三节 休谟为经验主义审美趣味立法	52
一、休谟的人性论	53

二、对趣味的理解	56
三、审美趣味的特征	58
四、造成趣味差异的原因	60
五、审美趣味的培养	62
六、对休谟的评价	65
第四节 博克:彻底经验论的审美趣味	66
一、美是某种心灵可感知的性质	67
二、感觉论的趣味原则	69
三、理性对趣味的影响	70
四、对博克的评价	72
第三章 理性之光照耀下的审美趣味	73
第一节 理性主义哲学及其影响	74
一、“我思故我在”与笛卡尔哲学	74
二、莱布尼茨:美感是混乱朦胧的感觉	77
第二节 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趣味	80
一、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高乃依	81
二、新古典主义美学趣味的仲裁者布瓦洛	83
三、作为新古典主义对立面非理性趣味	86
第三节 英国的古典主义艺术趣味	87
一、英国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创始	87
二、艾迪生关于敏锐的趣味的培养	88
三、约翰逊的趣味观	90
四、雷诺兹的理性化趣味观	92
第四节 德国的理性主义趣味	94
一、德国的新古典主义趣味	95
二、理性主义哲学及其趣味	96
三、莱辛的理性主义趣味观	98
第五节 经验的理性主义审美趣味	100
一、伏尔泰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趣味观	100
二、狄德罗的理性主义趣味观	104

第六节 康德:综合了感性与理性的趣味	107
一、从感官到理性的趣味	108
二、趣味判断的四个契机	112
三、趣味与道德	117
四、趣味与天才	118
五、对康德的简评	121
第四章 社会学视野中的趣味	123
第一节 早期实证主义与趣味	123
一、孔德:实证主义与社会学的奠基	123
二、史达尔夫人:首开社会学美学的先河	125
三、丹纳:决定趣味的三要素	130
四、罗斯金:用于社会批判的审美趣味	135
五、达尔文:进化论与趣味的形成	138
第二节 趣味与阶级的联系	140
一、趣味与阶级关系的早期理论	141
二、哈拉普的艺术理论	143
三、社会学立场的趣味理论	148
四、对哈拉普的评价	154
第三节 布迪厄:用于划分社会阶层的趣味	155
一、文化批评理论的基本术语	156
二、布迪厄的社会批判理论	160
三、作为阶级区分标志的趣味	163
四、对布迪厄趣味理论的评价	170
第五章 表现的趣味与自然的趣味	172
第一节 克罗齐	172
一、克罗齐美学观的哲学基础	173
二、克罗齐的美学观	175
三、克罗齐的趣味观	177
四、对克罗齐的趣味观的评价	183

第二节 桑塔亚那	184
一、桑塔亚那的哲学思想	185
二、自然主义的美学观	187
三、自然主义基础上的趣味观	192
四、对桑塔亚那的趣味观的评价	201
第六章 趣味:生命冲动的内在选择	203
第一节 趣味从何而来	203
一、趣味不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205
二、趣味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心理构成	207
三、神经美学与审美趣味研究的转向	210
四、审美趣味是特定生理基础上的社会建构	214
第二节 高雅趣味与真实趣味	225
一、高雅趣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	225
二、真实趣味是生命内在需求的表现	228
第三节 消费时代的趣味	233
一、消费时代的逻辑	234
二、消费时代审美趣味的特征	237
三、消费时代的“传媒无意识”	241
结论:呼唤回归感性的美学研究	246
后记	256

引 言

从字面上看,“趣味”(taste)是一个感官术语,和人的味觉享受紧密联系在一起,属于身体性感官,而不属于审美感官,它的引申义才是一个审美判断的术语。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术语的全部演变信息。西方美学发展的早期,哲学家们认为美只和视觉与听觉有关,而和味觉无关。古希腊哲学家对味觉感官没有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感官意味着肉体的快感与享乐,很容易使人们变得放纵和无节制,只能诱人走向沉沦与堕落,而这恰恰是他们的伦理思想和美学思想所无法容忍的。所以,只有当哲学家们要考察知识的来源,或者分析道德感的构成时,才会想起这一味觉感官。可见,趣味在美学早期理论中没有任何地位。从16世纪末开始,“趣味”成为一个审美判断术语并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是,这一术语的使用却十分混乱,对它的理解差异性也很大。美学史上,关于趣味是先天的还是建构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等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对趣味的研究也就一直不能深入。

现代美学研究界对趣味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并不多,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有西方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西方美学界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像达布尼·汤塞德的《趣味的早期历史》和吉尔基奥·托尼利的《美学史中的趣味:从文艺复兴到1770年》这样的论文,虽然对趣味的演变史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但是由于只是粗线条的线索梳理,所以缺乏一定的深度;另外一类像达布尼·汤塞德的著作《休谟的美学理论:趣味和感觉》和亨利·E.艾里森的著作《康德的趣味理论》,在对趣味问题进行深度研究方面堪称典范,但对趣味范畴缺乏历史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学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少社会学家或美学家都开始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来

分析趣味,或者将趣味用于社会分析,这无疑扩大了趣味的适用范围。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为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布迪厄的《区隔:趣味批判的社会批判》以及尤卡·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等著作。趣味和时尚的联系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趣味研究的重心,与此相关的研究理论更是丰饶无比。相比较而言,中国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就少一些,专门对趣味进行研究的成果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本书虽不敢说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但至少在审美趣味的演变史方面有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同时还对当代美学理论视野中的趣味问题作了一些研究。

本书一方面对西方美学史上趣味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轨迹加以梳理和分析,找出“趣味”在传统美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难点是寻找“taste”一词从感官术语向审美概念转化的内在动力。在古希腊时期,“taste”仅仅是指味觉感官,而且一直都受到哲学和美学的排挤。而从中世纪开始,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开始取代柏拉图的思想,味觉感官的重要性日渐被人们重视,这为“趣味”从一个描述感官体验的术语向审美评价的术语转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趣味”能够成为一个审美判断术语,有两个关键的契机:一个是个体生命和肉体意义的发现。中世纪,随着基督复活的教义传播,人们逐渐明白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灵魂固然重要,肉身同样不可缺少,基督的复活就说明了一切。对肉身的肯定逐渐让人们相信味觉感官和视觉与听觉一样,对“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感官并不必然导致肉体的堕落。另一个是艺术表达个人性的出现。这主要体现于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雕塑等艺术表达中。艺术家们主张要模仿自然,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模仿他人的作品。风格主义的出现无疑为表达个人性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有了这些因素,到16世纪末期,“趣味”就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审美评价术语。“趣味”最初是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概念进入审美领域的,人们用它来表示自己感觉得到却说不出来的审美体验。个体感知的个人性和非验证性,使它的使用十分混乱,缺少必要的规范性。因此,17世纪以后,美学家们开始对趣味进行研究,并

通过理智的介入而使之逐渐规范起来。在对趣味进行研究时,不同的哲学基础,可产生不同的趣味观。为了直观,本书从哲学基础入手,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美学家的趣味思想,主要分成经验主义趣味观、理性主义趣味观、社会学美学趣味观三大块。克罗齐和桑塔亚那是最后两位运用传统方法进行趣味研究的美学家,之后的趣味研究彻底开始转向社会分析或社会学的美学分析,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审美分析。由于他们在理论上的独特性,故单列一章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当代视野中对审美趣味进行重新审视。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趣味发展史的目的,主要还是要为当代所用,坚持“有益于人类”的宗旨,不搞“纯学术”研究。从历史分析中可以发现,坚持趣味主观论或趣味客观论,认为趣味先天获得或后天建构,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有其理论上的缺陷。在休谟、康德等传统美学家的理论视野中,“趣味”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或美学命题,直到克罗齐和桑塔亚那,美学家们主要还是用思辨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实际上,“趣味”并非一个纯粹的哲学或美学问题,除了和哲学有关之外,它还和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甚至神经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今以技术为主导的时代,趣味越来越多地和科技、文化甚至经济纠缠在了一起。本书认为,趣味是人类审美感知的外化形式。美感既然是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那么趣味也一定和产生美感的思维器官有关系。借助于现代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人的大脑结构及其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左脑主要负责逻辑思维;右脑主要负责形象思维;大脑构造并非人人相同,有的人左脑较发达,有的人右脑较发达。总的来说,右脑比较发达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情感丰富,审美感受力也比较强,这类人比较擅长从事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这就是人的美感生理基础,也是“趣味”产生的生理基础。现代脑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还表明,美感在人降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从这一点看,美感具有“先天”成分,而且还有一个物质基础——人类的右脑。没有这一基础,一切美感和趣味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部分,本书运用现代神经美学的一些理论进行趣味研究,并介绍了一些因大脑病变而发生审美趣味变异的个案。

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审美趣味是生命的内在冲动所产生的。任何不能调动你的审美积极性、唤醒你的审美感受机能并从而产生审美愉悦的审美活动,都不能产生美感,也就不能产生审美趣味。以此作为鉴别标准,可以判断出什么是“真实趣味”,什么是“虚假趣味”。那些纯粹为了附庸风雅、追赶时尚的趣味就是虚假趣味,它由外力作用而产生,和生命的内在冲动无关。消费社会里,时尚和欲望就是这样的外力,它迫使人们去追逐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并不喜欢所追逐的东西,这是因为大众传媒已经控制了人的意识,形成了“传媒无意识”。广告、影视以及网络等现代技术因素对“虚假趣味”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本义来看,趣味是个体味觉感官的体验,是生命的内在选择,不带有任何外力的强迫性。因此,如果要把审美趣味从传媒无意识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唤醒主体内在生命的选择能力,唤醒理性在审美趣味中的作用。

本书的写作参阅了大量中文和英文资料,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神经医学等学科。本书的写作采用了思辨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按照传统美学理论来看,神经美学的研究方法属于非理论的趣味研究法。运用这种科学实证手段对趣味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审美发生的生理机制,对现代美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时尚文化中的美学新问题,不但拓宽了美学研究的思路,丰富了美学研究的内涵,还将美学从纯理论层面拉入现实审美的层面。

第一章 趣味与审美判断的早期联系

第一节 “趣味”释义

“趣味”是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人类审美感受力的直接表征,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美学史上,虽然有不少美学家对这一概念作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不同的美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方式,它的内涵从来就没有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所以“趣味”这一美学术语的使用十分混乱。

“趣味”在古希腊语中写作“γεῦσις”,有“味觉”、“味感”之意。如果略作变化写作“γεῦστος”,则指“有味物”,与其对应的现代英语单词应当是“taste”或“sense of taste”。现代英语中的“taste”一词,源自古英文的“tasten”,义即借由触摸、测试或采样来检验。一个和味觉有关的词怎么会和“触觉”的义项发生关联呢?这就应当回溯到拉丁文或更早的古希腊文:拉丁文中的“taxare”一词有“敏锐的触摸”之义,实际上再往前推,这一义项在古希腊文中就有了。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认为,人类的五种感官中,视、听、嗅三种感官为“远感机能”,必须经过介质才能感受到对象,唯独触觉和味觉属于“近感机能”,无须介质就可以感受到对象。除触觉外,人类的其他感觉的灵敏度都远逊于别的动物。人类的触觉具有最高的精敏度,而味觉是类似于触觉的某种变体,所以也具有“触摸”的义项在里面。^①在古希腊文中,“γεῦσις”(味觉)只是一个和人的感官相联系的词,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人对与味觉器官相联系的“γεῦστος”(有味物)的直接感受。在这里,这一词语还不具备“审辨机能”。按亚里

^①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6页。